

SURVEY OF
CONTEMPORARY
AUTHOR
IN HUZHOU



当代湖州作家 **极** 论

中国文学出版社

SURVEY OF CONTEMPORARY AUTHOR IN HUZHOU

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2004年文学研究课题



当代湖州作家 极论

中国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湖州作家概论 / 南太湖杂志社主编
— 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 2005.2
ISBN7-5071-0615-2

I. 当… II. 湖… III. 文学评论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186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296 号

书 名: 当代湖州作家概论
策 划: 刘树元 闻 波
主 编: 南太湖杂志社
责任编辑: 沈泽宜 刘树元
装帧设计: 李建方
设计制作: 九州信义广告有限公司
出 版: 中国文学出版社
北京百万庄 24 号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杭州星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数: 180 千字
印 数: 1000
版 次: 2005 后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71-0615-2/I · 13
定 价: 28.80 元



当代湖州作家概论

前言

跟湖州辉煌的古代文学大家相比，当代湖州没有出现真正的名家。这决不意味着今人的才气不如古人，今人的执着逊于古代，而是因为季节不同，文学之树上结出来的果实因而有异。但尽管如此，在半个多世纪内，湖州的诗人、作家仍然在辛勤耕耘，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在这新世纪之初值得为之作一小结性的回顾。湖州地处诗意江南，造化所钟，山川的灵秀之气直接进入了文学作品之中，清新、生动，自成格调，也间或有沉郁之作出现，而不是一味作吴侬软语。首先应该提及的是湖州籍作家肖也牧，他的《我们夫妇之间》是50年代中国小说界的力作。尽管作品在当时被一再批判，作家本人也不幸埋骨荒郊；但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同行与读者的追思和怀念。一篇小说被人记住了这么多年，这在全国并不多见。

湖州自古与诗有缘。自南朝沈约以降，中经唐代的沈佺期、孟郊、僧皎然、钱起，五四时期的沈尹默、俞平伯，诗脉时盛时衰一直延续到当代，至今仍冠冕浙江。湖州诗群的特点是老、中、青三代诗人在共时写作，准确点说30年代、40年代、50年代、60年代、

70年代，直到80年代出生的人中都至少有一位诗人，这在别的地级市似不多见。沈泽宜、李苏卿是两位30年代降生的诗人，如今年已古稀，但仍在创作诗歌与诗歌评论，在中国诗歌界都有一定影响。沈泽宜的诗既有金刚怒目式的作品，也有以温婉的心灵语言建构多重精神家园的诗作。他的诗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仁者胸怀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除诗歌写作外，自1984年至今长达20年的时间内，他先后应浙江社科院、浙江作家协会之邀，撰写浙江全省诗歌写作的年度评论。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坚持对一个省的诗歌创作进行评估、研究与指导，这在全国仅此一人，为浙江诗歌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持之以恒的贡献。沈泽宜还悉心研究古诗经典，他的《诗经新解》被公认为21世纪最佳《诗经》读本之一。李苏卿的诗以清新的水乡风格蜚声全国。对家园的热爱，对江南山川风物和普通劳动者的热爱，构成了他作品的显著特色，成了一位在中国乡土诗界有代表性的诗人。李苏卿同时是一位不断超越自我的诗人，在生命的不同时期都有面貌一新的诗作出现。尤其是他的近期诗作，溶哲理于极富生活气息的清新风格之中，既形象生动，又饶有余味，于短小篇幅中给人以丰富的审美愉悦。李浔的作品秉承乃父风格，语言形式则焕然一新，有很强的现代感与实验性，被誉为中国新乡土诗的代表诗人之一。李浔的探索性

诗作同样也斐然有成，比其父多了一种笔墨。李苏卿父子是浙江诗坛子承父业的一个典型例子，也是湖州诗歌界的一则佳话。潘维是中国先锋诗歌的代表诗人之一，诗质清纯，才华横溢，80年代中一出场就备受诗界同人的关注。潘维一贯重视诗歌语言的革新与创造，兼有清灵、沉郁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长诗《太湖龙镜》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深为业内人士所赞赏。作为一位有全国影响的诗人，我们期待他能不断突破自身，取得更高成就。

湖州的长篇小说写作在浙江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十多年前，在浙江几乎还没有什么长篇的情况下，作家闻波、高锋分别以《陌生的土地》和《太湖鸟》独领风骚。闻波80年代初期以诗歌走入文学之门，他最初的几个短篇就极富清新诗意。近年创作的《蜡对于女人就像铜对于男人一样》以大手笔在历史的大跨度上塑造人物性格，表现人物命运，叙述张弛婉转、开合有度，深受业内人士的好评。

刘平的系列小说密切关注充满腐败与玄机的社会，以其毛耸耸的真实紧扣读者紧张而脆弱的灵魂，在中国反腐题材的小说中自成格调。刘平小说能取得如此成就，除了他身处敏感职位，熟知其中秘密外，还跟他对人性的丰富与复杂的深刻理解有关。余方德对纪实性文学情有独钟，这一特点也同时使

他的小说创作别具特色。他的作品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含量，敢于还原史实与人性的真实，使业已消失在时光隧道里的人物形象重又变得清晰可睹。杨静龙和潘无依是两位更倾向于现代写作的作者。杨静龙的《DIY时代的一次出行》，《萨特的脚》取材颇具匠心，叙述不温不火，在宁静自然、感伤抒情中潜藏哲思，作品有较浓的文化蕴味。潘无依是近年来崭露头角、年龄较小的一位新生代作家，她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语言直觉，拒绝说谎，尖锐而锋利地袒露灵魂。她的《群居的甲虫》、《去年出走的猫》等作品以塞林格的荒诞感把握这个世界，表现与传统有别的生活与艺术的真实，读来让人耳目一新。

综观以上湖州作家的创作，其共同点是：直接面对生活，不故弄玄虚、哗众取宠，走着一条由具象出发抵达超越的艺术之路；其次，语言的清新感觉，抒情、叙事的简洁与明快，以及作品内蕴的生动性与生命力，都跟湖州这片清丽的土地和拥有较高文化潜质的民众有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湖州作家群身上可以明显看出这片土地的地域、气候、文化、人民性格的特征。湖州作家群的不足在于迄今为止还没有写出有大胸怀、大悲悯、大艺术容量的作品；其次，除个别作者外，一般地说作家们还缺乏中、西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一种自甘寂寞、始终不渝的写作心态；此外，视野的偏窄也使作品无法飞

得更高更远。这些，都有待于今后的努力。

编者

2004年11月25日

当
代
湖
州
作
家
概
论

ONE

目录

小说部分

肖也牧研究

- 请勿遗忘肖也牧 李敏龙 (3)

刘平小说研究

- 现实主义的永恒魅力 庄菊芬 (13)

闻波小说研究

- 平民角色下的现实关怀 郑黎平 (37)

- 爱情与苦难主题下的悲剧意识 郑黎平 (61)

余方德作品研究

- 对历史的确认与超越 沈春晓 (77)

杨静龙小说研究

- 浪漫的地域传奇和沉思的现实叙事 张瑜 (101)

潘无依小说研究

- 荒诞的真实 张红英 (117)

诗歌部分

沈泽宜诗歌研究

- 抚摸灵魂深处的忧伤 洪治纲 (147)

- 初读《诗经新解》 毛翰 (153)

- 劫波度尽 壮志犹存 北塔 (160)

李苏卿诗歌研究

- 李苏卿诗歌研究 颜叶兴 (175)

潘维诗歌研究

- 液体江南汉诗地图中的一个高标 沈健 (203)

李浔诗歌研究

- 李浔诗歌创作论 曾燕 (223)

SURVEY
OF
CONTEMPORARY
AUTHOR
IN
HUZHOU

当
代
湖
州
作
家
概
论

肖也牧研究

ONE

肖也牧



ONE

当 / 代 / 湖 / 州 / 作 / 家 / 概 / 论

SURVEY OF
OF
CONTEMPORARY
AUTHOR
IN
HUZHOU

肖也牧研究

请勿遗忘肖也牧

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向读者诸君介绍一位不应遗忘的湖州籍已故全国著名作家——肖也牧。崇敬，是因为肖也牧思想高尚开阔，秉性善良正直，工作认真负责，人品真挚朴实，深得战友和同事嘉许；沉重，是由于他是全国解放后第一个因写小说而受批判的年轻作家，由此他一落千丈，屡遭批判，迭受迫害，终于在“文化大革命”所谓“群众专政”的铁蹄下，惨遭毒手，52岁含冤离开人间。对这样一位在生命的轨迹上留下独特光彩的作家，生他养他的湖州不应将他遗忘，全国人民亦应将他缅怀纪念。

革命生涯

肖也牧，生于1918年，原名吴承淦，后改名吴小武，肖也牧是他的笔名。他生于吴兴，3岁丧父，由奶妈一手带大。他6岁上学，高小毕业后考入东吴附中（今湖州十二中）。后去杭州电业学校读书，毕业后去上海浦东洋泾镇益中瓷电机制造厂当装配工。抗战爆发那年，其老家吴兴沦陷后，他约好几个进步青年，穿越浙西孝丰山区，经南昌，入长沙，再由徐特立介绍，考入临汾山西

SURVEY OF CONTEMPORARY AUTHOR IN HUZHO

◎ 肖也牧



民族革命大学，后又转入五台山，参加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从1938年1月到日寇投降，他先后作过《救国报》、《前卫报》的编辑，“铁血剧社”的演员，宣传队的干事。他千里迢迢奔赴革命的壮举，使他在革命战争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中，成长为一个信仰坚定的革命战士。抗战结束后时，肖也牧成了共产党员，并担任张家口铁路分局工人纠察队的副政委。解放初，他由津入京，在团中央宣传部工作，后调中国青年出版社任编辑。不久，任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副主任。

肖也牧从小结缘于文学，还在他上小学五年级时，就已在上海出版的《小朋友》杂志上，发表了描写轿夫生活的《驼子》。投身革命后，更为他文学才华的显露创造了无限广阔丰富的空间。在此期间，他佳作迭出，硕果累累，写出了大量作品，主要有《我和老何》、《识字的故事》、《追契》、《拿炮楼》、《过封锁沟》、《货郎》、《黄昏》、《山村记事》等等。解放后，他又创作了《我们夫妇之间》、《秋葵》、《连绵的秋雨》、《大爹》、《小兰和她的伙伴》等小说。这些作品多姿多彩地展现了老区农民对敌斗争的真实画卷，曲折复杂地反映了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不屈斗争，也生动诱人地描绘了亲切无比的军民关系，以及解放后展现的新型的劳动生活、文化生活和爱情生活，直至解放前后城市工人、知识分子和干部在历史转换期中种种思想和情感的波折。肖也牧的作品于平实中见功底，其情切切，坦率真实；其言淙淙，干净洗炼，读来一股股浓郁清鲜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不由人不心醉。

正当肖也牧步入创作的黄金时期，一场不该发生的批判迫使他放下笔杆，去从事另一项他同样能全身心投入的编辑工作。他制定计划，开辟稿源，接待作者，审阅稿件，做到细致、耐心而又勤快。经过他的编纂、加工和修改，凯特琳斯卡娅的《勇敢》，梁斌的《红旗谱》，孙犁的《白洋淀纪事》，曾秀苍的《太阳从东



方升起》，以及青年作家林斤澜、阿凤、滕鸿涛的作品得以先后问世。《伟大的祖国》小丛书、《时事丛书》、《红旗飘飘》丛刊也陆续走向社会。他关心旁人作品的命运，胜于自己的命运。当他得知姚雪垠排除万难来京修改作品时，他几乎以钦佩的眼光关注着《李自成》这部历史小说的进展以及它未来的命运。他热情关心并希望王蒙的《青春万岁》能够早日问世。当他得知小说难以出版，而王蒙本人也因打成右派将发配新疆时，他以戴“罪”之身，毫无顾虑地借车送王蒙去火车站，给远行的王蒙以莫大的心灵安慰。若干年后，王蒙每每向人谈起此事，肃然起敬地称肖也牧是“编辑之神”。

肖也牧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发亮，笑时露出一副白牙，有人戏称他为“黑人牙膏”；他身躯弯腰曲背，又有人戏称他为“甘地”、“高尔基”。他为人平和，心地善良，与人相处融洽无间，没有丝毫“文人相轻”陋习俗气。他不仅思想端庄，胸襟宽广，且人品高尚，品德纯真。如《红岩》的编辑出版，从分工上本与他毫不相干，但他主动提出看稿，关心修改的进程和作品的命运。唯其如此，当“文革”中罗广斌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此时自身难保的肖也牧依然拍案而起，为保卫《红岩》大声疾呼，为罗的冤死竭力伸张正义。

肖也牧亮丽的革命生涯和绚丽的文学创作，难道不应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值得珍惜的一席之地吗？

缘何受批

建国初，肖也牧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由农村转入城市。于是，在他眼前出现了一派完全不同于乡野山区的生活图卷，革命者由此也从不同侧面经受了各种各样的熏陶与考验。当他看到某些人在思想和生活上出现变化，以致喜新弃旧而另组家室



时，他有些愤懑不安了，决心用笔来进行批评开导，于是一篇转折他一生命运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就这样应运而生了。这篇小说写了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和贫农出身的妻子在进城后，面对不同于农村的种种变化，逐渐因观点、性格和习惯的不同产生了矛盾，感情也有了一定的隔阂。由于双方都是经过革命战争洗炼的好同志，都有自我反省、自我检点的精神，以致矛盾并未转化，感情也导向融洽。应该说，这篇正视当时现实生活的小说，是针砭时弊的，其基调也是积极而健康的，不带丝毫的辛辣讽刺，更没有提升到毛主席谆谆告诫的“被糖衣炮弹击中”那样一种社会现象。然而，正是这样一篇仅仅在革命干部身上抓抓皮毛、亮亮欠缺的短篇小说，却招来一场弥天大祸。一些人将它视作洪水猛兽，对它进行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围剿，在主要报刊上大张挞伐，大肆批判。他们声称《我们夫妇之间》“歪曲了干部形象”，“违反了生活真实”，它“推销廉价的趣味”，显现了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还把它归结为“最坏的小说”之列。面对中央主要报刊连篇累牍的责伐，面对文坛权贵的严厉批评，年轻的肖也牧如何抵挡得了。平心而论，在这个“舆论一律”、不容发出别种声音的年代，被批判者哪有据理申辩之权，只得老实低头认罪。这一事件开了建国后组织“革命”大批判的恶劣先例，肖也牧由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被批判的作家，从此销声匿迹，并在历次运动中，从灵魂到肉体，大受鞭笞之苦，他开始走上末路，走向坟墓。

惨遭毒害

肖也牧祸起小说后，旋即由团中央宣传部教材材料科长的任上贬谪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当一名普通编辑。他不计较这一些，一心想通过拼命工作，来洗涮掉别人强加给他的一身“污垢”。然而，



那些善于上纲上线的“左”师爷，只要一闻到运动的气息，便迫不急待地寻找枪靶子。他们从他无数检讨中，随手找一段，都可以作为再批判的材料。一次肖检讨后，有人居心叵测地向他提了个挑逗性的问题：“当你被批得无地容身的时候，你是否想到过去香港或别的地方？”肖老实回答道：“我什么都想过，但我没有条件。”这下又被那人抓住了把柄，在下次批判会上，一下子又给他上了纲：“吴小武曾经想偷越国境，背叛祖国！”多么耸人听闻的断语！善良的肖也牧本想“从灵魂深处闹革命”，重新做人，换来的却是另一番结局。这样，当中国大地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时，这个一直为革命摇旗呐喊，为无产阶级战争及其英雄模范人物歌功颂德的肖也牧，由“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上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势所必然的在劫难逃了。随之而来也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必然是：共产党员的称号被抹掉了，编辑室副主任的职务被撤销了，时年40岁的肖也牧本来微弯的腰弯得更厉害了，脸上不再出现笑容……他谨小慎微，生怕让人乱抓把柄。两年后，尽管右派帽子被拿掉了，但他依然胆颤心惊，忍辱负重，始终夹着尾巴走路，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过一种正常的生活。

遗憾的是，连这个起码的做人权利，到了“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也终于被剥夺殆尽。肖也牧由于为《红岩》伸张正义，为其作者罗广斌鸣冤叫屈，毫无异议地以“没有改造好的老右派”的罪名，横扫进了“牛鬼蛇神”的“黑窝”。当时，160人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竟有四分之一成了横扫之列。根据军代表的意见，还让解放后挨整最多、挨批时间最长、检讨写得最多的肖也牧担任这支队伍的领队。从此，这支以他为首的“特种部队”，频频活动在北京东城的大街小巷，他们烧锅炉，掏厕所，扫烟囱，运煤渣，敲砖块，挖白菜，干着各种又脏又累的粗活；其间，还得根据斗